



“一带一路”新声

林占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旱稻宿根法栽培示范田间检查结实情况。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供图

作家李敬泽曾在散文《深渊中的火》中写道：“据说，在南太平洋的某个热带岛屿上，我将能实现我的梦想。不用做饭，饿了就从树上摘个果子吃饱……”多少年来，南太平洋最大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巴新)东高地省人的梦想，刚好与之相反。做饭是他们一代代人的奢望，当地不长稻，米珠薪桂，普通百姓一生中吃米饭的次数都不够十个指头数。直到1997年，一个叫林占熺的中国人来到此地，难以置信地为他们圆梦。

那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像太平洋飓风一样扑向巴新，东高地百姓的主粮地瓜不是旱死，就是严重歉收。当地政府试探性地向第三次到来的“菌草技术之父”林占熺提出，你们能不能也帮我们种植稻谷？这是一道横亘在历史面前的难题，比东高地千沟万壑的山路还难行。

林占熺了解此情后，心就为当地的百姓隐隐作痛。虽然这是额外的援助，但如能帮助当地人民摆脱饥饿，岂不是给中国援外事业增色添辉？他在大学入党时就读过《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连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终生铭记于心，知道国际援助是如此必要；而毛主席“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号召，更帮他树立了“胸怀天下”的志向。

大旱望云霓，这“云霓”于巴新东高地人民来说，就是粮食，就是稻谷。多国专家多年持续攻关却无果而终的过往，没有让林占熺知难而退，倒升起一股豪气：外国专家办不到的，不等于中国专家也办不到！他决定招招，团队内部

戏称这是“撙草打兔子——捎带活”。试验由此紧锣密鼓地提上日程。没有气候资料，没有现成设备，一切从零开始，自行摸索。林占熺驻守在气候多变的山区，搜集气象、土质等参数，思考如何突破技术瓶颈。一念花开，他大胆设想：一些在热带多年生的植物，到寒冷地区就变成一年生，那么在福建一年生的植物如旱稻，拿到高温地区种植，能不能变成多年生、变成播种一次收割多次？

为了解情况，林占熺一次又一次打赤脚来回奔走在他划为旱稻试验田的一亩三分地。“前树未回疑路断，后山才转便云遮”，不舍不弃中，以实现“播种一次、连续收割多次”为目的的试验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稻子细细长长，袅娜娉婷，呈现出一种天真烂漫的风姿。从细小的苞谷到盛大的扬花，他知道稻谷正在一丝不苟地经历诞生的过程。繁盛的绿叶看起来既柔顺又光滑，悄然在孕育青澄的果粒，风拂来时躬一躬身，然后又挺直腰杆。从一星半点到株株殷实，稻子愈发茁壮，像他年轻时在老家种的橘子树那样挂果弯腰。一株株旱稻的成长让他欣喜，他给这个新发明的技术命名为“旱稻宿根法栽培技术”。

旱稻开镰收割的消息传开，附近村民纷纷前来观看。旱稻米质佳、黏性大、口感好，不施农药因而无污染，尝过的民众莫不说好。

2000年3月9日，一番拔丁抽楔后，旱稻开始在东高地省大面积播种。稻苗插入田地之后，四个多月的日暖月寒、雨露风霜，稻子在大自然的低声细语中悄悄然亭亭玉立，又在人们炽热的

目光和深情的抚摸中，羞涩地低垂下头。7月25日首次收割，亩产达451公斤。巴新当地报纸称旱稻和菌草一样，是中国送给巴新最好的礼物。

一粒粒饱满的旱稻产出来了，可当地百姓几乎不知如何碾开。林占熺带着专家组在巴新又干起了“帮到家”的活儿。稻谷碾成珍珠般白米的刹那，人们一片欢呼，戏称中国专家会“魔法”。这简直是奇迹啊：三年间连收11季，产量稳中增高，最高单季亩产达568公斤，最多时一年收四季。当地百姓与其说在欢呼稻谷脱胎换骨变成一种称作米的食物，不如说更欣喜它此后将像空气一般滋养他们的生活，并真正地成为这里的历史。他们在欢天喜地中，把中国专家们举过头顶。

二十来年的深耕布局后，东高地省的许多田地都有一股成熟的气息扑面而来。稻子一次次随风起舞，犹如金色的海洋，沉甸甸的谷穗上挂满了一串串金黄的“珍珠”。一片片田地呈现出一幅幅美得动人的图画，连同一次次专门为中国升起的五星红旗，像是大自然色彩斑斓的画布。

2024年，我创作的反映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林占熺的《奔跑的中国草》被评为“中国好书”后，我专门来到巴新，耳闻目睹菌草、旱稻技术援外首站的前世今生。

部落头人，菲尼突古村实施菌草旱稻项目带头人Tony专门为我们引路。驱车从东高地省省会戈鲁卡到亨加诺菲地区，中国承建的贯穿整个高地地区的唯一一条高速公路，让沿途美景有

了让更多人欣赏的契机。但拐个弯驶向山村时，不是泥泞、坑洼的土路，就是杳无人迹的九曲羊肠，最后竟没了路。幸赖乘坐的越野车威力够猛，当地司机熟悉路况且车技不错，在部落头人的向导下，一路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终于来到菲尼突古村一处草色连天青的神秘之境。空气里弥散着稻花香，抬眼望，一大片旱稻正在一天天走向成熟。原住民怡然自得，自成一派，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连同山水相依、动植共生、世外桃源般遗世独立的原生态容貌，让从喧闹世界来此的人不禁陶醉。

更动人的故事，则来自旱稻一旁矗立的和平纪念碑——岁月留痕最惊心，唯有行人看碑文。

专家组组长林应兴和Tony交相介绍着纪念碑的来龙去脉。在菲尼突古村，两个部落曾纷争十四年，前后死伤百人。2019年，林应兴和在读博士胡应平等专家队员，不顾危险，跋山涉水来此，因陋就简为村民进行旱稻技术培训，还为145名村民免费提供种子。此后，又多次开展包括种植、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以及收割、晾晒和旱稻宿根稻二次栽培技术的全过程集训。共同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20年2月，村庄迎来了首次丰收，3公顷的旱稻地共获稻谷25吨。旱稻项目在菲尼突古村推广取得成功，村里悄然发生了变化——村民们放下过往的纷争，化干戈为玉帛。他们共立和平纪念碑，铭文表明永世不再战，还把中国专家和东高地省省长的大名同镌其上，以示感谢。

归途中，我们又折进一处海拔1000多米的

高地，观看可连续收割的旱稻。路途僻远难行，在一处重峦叠嶂、山明水秀的角落里，稻香洋溢，来往村民和林应兴热情地打着招呼，有人还邀请我们在即将收割的稻谷旁合影，说这季又有个好收成，饿不着了。林应兴在东高地省已坚守八年光景，这在当地人尽皆知。三十年间地球来回奔跑，林占熺及其团队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敬。身临其境，我不禁被援外人那种崇高的精神所感动，由衷地钦佩林占熺及其团队这些不惧艰苦、执行国家战略任务的大写的人。

巴新的许多人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11月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回忆的一件往事。二十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省长任上接待来访的巴新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时，介绍了菌草技术，“我就派《山海情》里的那个林占熺去了”。电视剧《山海情》里名为凌一农的农技专家，原型就是林占熺。鲜为人知的是，林占熺执行国家援外任务后，不仅带给巴新等国人民菌草技术，还额外发明了旱稻技术，帮助巴新人民摆脱贫困和饥饿。

2024年5月中旬，81岁的林占熺第24次来到南太，中国援巴新菌草旱稻技术项目新基地奠基仪式正式启动。东高地省到处有人奔走相告：“butupa回来了！”butupa乃象征幸福与吉祥的巴新国鸟，因其羽毛鲜艳、美丽异常，而被踏入这块土地的西方人评价为“只有天堂才有的小鸟”，故得名“天堂鸟”，中国的鸟类学家则称之为“极乐鸟”。巴新人用国徽和国旗上的图腾来称呼一个中国人，背后的敬爱之情不言而喻。

磁带转动

□鲍磊



新天

夏天总让人慵懒。用勺子挖半颗镇在冰箱里的西瓜解渴，吃樱桃，或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听一盒磁带。听的时候，要把手机搁在远远够不到的地方，并将笔记本电脑合上，但手里可以握着一盘磁带，一边听，一边哗啦啦地晃动它——某种听响儿的乐趣。

小时候，十一二岁吧，就开始爱上磁带。你说它像花一样赏心悦目吗？我想，并不。可我就是喜欢它，像别人喜欢变形金刚，恐龙那样喜欢它。作为一种记录声音的载体，小男孩哪里懂什么存储介质，就只是喜欢那个扁平的长方形塑料小盒子，一放进录音机，就能发出奇妙的音乐声。

记忆里，自己亲历的首次家电购买，是父亲托熟人买回来一台银灰色的双卡录音机。它四周镶嵌着一圈核桃色的木框，矮矮的四条腿托起了当年在记忆中很大、很长、很重的机器。在右侧的B仓，磁带门里放着一盘赠送的带子，接通电源，按下播放键，喇叭却不响。奇怪！父亲一阵忙活，这瞅瞅，那看看，甚至用手去拍它几下，就像是对待接触不良、信号不好的电视机那样简单粗暴。我则翻开说明书，对着许多不认识的汉字，在一张图例上，看见位于录音机正中央位置的一个圆形按钮，它的意思是，A与B两个仓，如果想听哪个仓的音乐，需将按钮调到对应的刻度线上。于是我跟随直觉的指引，用手将正指向左侧的按钮掰到右侧，伴随着“咔嚓”一声，喇叭里突然传出刺耳的音乐，唱道：“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由于音量旋钮已拧到最大处，震耳欲聋的音乐把我同父亲吓了一跳，然后俩人相视而笑。

那个时候，在家乡小城赤峰，卖正版磁带的地方只有两家新华书店的音像柜台，还有一个位于四门子钟楼旁的电器行。每逢大年初二，除夕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盗版歌曲磁带，便会出现在小城一些边边角角着急营业的小店铺里。商家门外的喇叭高声播放着两天前才能在电视机里听见的歌曲，似乎在招徕如我这般等着用压岁钱买磁带的小顾客。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3年，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在小城热播时，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那几首熟悉的旋律——黄梅戏的唱腔，以流行歌曲的新方式演绎出来。演员在剧中，演着演着就唱起来，好奇，好古怪，又好感人。街头巷尾，电视原声带的盗版磁带铺天盖地。它们多半被老板直接摊在一张打开的行军床上兜售，十盘磁带一个包装盒，然后成盒整齐地码在床上，气势蔚为壮观。转眼，当年的男老板如今早就变成大爷了吧。别的不说，我都已人到中年。想起那会儿，手里攥着攒了许久的零花钱，盯着满床我都想占为己有的磁带，斟酌再三，才会小心翼翼地买下一盒。时间飞逝！三十多年，一晃，倏忽而过。

一盒小小的录音带，带体大都透明，有的也会五颜六色，有的则呈黑色或是象牙白，但无一例外都有两个圆形齿轮，其中一个的四周被磁带条缠成一个圆圈，另外一个则空空如也。磁带中间有一个小舌头，小舌头底下搁着一个小铁片。将磁带放入带仓，按下播放键，磁头顶在小舌头上，磁带匀速转动，先

前空空的那个齿轮逐渐被裹上越来越多的带条。当它缠满，A面播放完毕。你可以取出，翻过来，继续听B面；也可以倒带，重复听A面。不知“90后”“Z世代”知不知道“倒带”为何物？毕竟，如今通过手机任意一款音乐App听一首歌，简直易如反掌；可以勾选模式，选择重复播放还是随机播放；没有耐心听完整首，也可以拖动滑块直接到副歌部分听它的高潮。音乐，在串流媒体上，早已显现出非线性。而作为相对线性播放的磁带，音乐在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载体上被记录、播放甚至抹除，一切却都有迹可循。

年少时，我外表乖顺，内心实则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没日没夜激烈地跳跃着。那股无以名状的能量，就像是反复沉睡又苏醒的野兽一样，在每个少男少女的内心横冲直撞。为了平复心境，我选择在音乐中让它流向静默。我知道，大多数男生会选择用篮球、足球、田径或是武术。正是在那个独自摸索着长大的年纪，我领悟出温柔的力量，即便磁带里正转动着一首撕心裂肺的摇滚乐，但那就像是一支柔情似水的抒情歌曲，让人神奇获得轻轻松松就有力量的超能力。

后来，我拥有了一台磁带随身听，黑色的，没有牌子。放学回家后，我塞着耳机，趴在写字台左边听歌边做作业。一个孤僻的、不爱张开口巴说话的初二男生，每一天的心事，都被一卷卷转动的磁带无声串联。它们多半是空白磁带，贴上还用铅笔标记着“英语课文朗读带”。它们的确是学校发的用来学习外语的课外磁带，只是我常把上个学期使用过的磁带，用那台双卡录音机录满我所喜爱的歌曲——有《莲花争霸》《蜀山奇侠之仙侣奇缘》《倚天屠龙记》《小龙人》《再世情缘》《家有仙妻》《新白娘子传奇》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歌与片尾曲。

在街巷上到处乱逛，一个人寻找一盘盘心仪的磁带，这是青春期的独有记忆。每个人大概都会对自己喜好的事物上头，我不认为，沉浸在安静的音乐之中，与在运动中流汗有什么本质区别，更谈不上孰优孰劣。所有这一切翻江倒海的青春涌动，都是力比多在释放能量。或许很沉默，或许很狂躁，或许这两者兼而有之，就像是一只胡乱扇动翅膀、到处扑腾的蛾子，只为把这些过剩的能量一一释放掉。

倘若你仔细观察生活，便会知晓，雨停了，鸟就会重新鸣叫，发出叽叽喳喳、啾啾的宛如哨一般的鸣响。我想，那可能是新雨后，鸟的欢然。磁带被听歌的人放进带仓，吱吱扭扭地进行机械转动，音乐从喇叭里流淌出来，空气里飘荡着连接聆听者情绪的因子——可能是一个个音符，也可能是荡气回肠的旋律，或激昂，或缠绵悱恻。听歌的人不言不语，心却早已千言万语。

我成长于磁带盛行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以为磁带会像家中的彩电、冰箱一样，经历尺寸大小、外观设计、功能提升等各种改变；没想到，它有一天会直接停产，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再听老歌，听的已不仅仅是歌了。我也清楚地知道，倘若我想让时光倒流，只需让磁带再一次轻轻转动。

在我看来，秦皇岛市抚宁区，是苍天特别眷顾的地方。

这里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抚宁位于东北连接华北的咽喉地带，处于渤海和燕山之间，同时拥有山、河、湖、海和长城。这里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吹歌之乡”。这里的太平鼓，源远流长，是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吹乐传承千余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抚宁还有一绝便是拥有众多的山。城北十公里有座天马山，它以文字摩崖最为著名。在藏奇险峻的山上，几个横空巨石的幅面上刻有“山河一览”“天马行空”等字体苍劲的巨幅题刻，均出自明代将领之手。这座山还与明代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有关。他于1567年被调往北方镇守蓟州，其间曾来天马山练兵和潜名著述。半山腰有个玄真观，传说他就在东耳房里写下《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总结练兵、治械、阵图等实践经验。

这次来抚宁，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兔耳山的“抚宁天路”。兔耳山，双峰尖耸，状如兔耳。它是冀东名山，也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明宣宗朱瞻基曾巡视兔耳山，清朝乾隆皇帝曾赋诗《兔耳峰》，有“兔耳峰头常罩云，果然玉笋矗氤氲”之句。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抚宁区对兔耳山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开发。“要致富，先修路”，他们沿着蜿蜒盘曲的山势修了一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抚宁天路”。

“抚宁天路”摇醒了昏睡多年的苍山，打开了百姓的致富之门。这还给我们主动当导游的，是长住山间的一位热心且健谈、名叫张立存的老人。他说，兔耳山危石累卵山陡路险，过去来的人很少，“天路”一修，越来越多的人才知道这里原来还是个旅游胜地。

张立存老人有超强的记忆力。他边带我们爬山览胜，边对“天路”故事娓娓道来。他说，“抚宁天路”不仅使兔耳山成为旅游休闲的胜境，更成了山民脱贫致富的“高速路”。这一带盛产桑葚、苹果、板栗、核桃等山货，过去难以运出去。现在好了，“天路”一修，客商可以把车开到门前收购山货啦。乡里乡亲都说现在咱们的山窝窝成了金窝窝银窝窝。这儿峰峰都是景，坡坡都是树，样样都是财。

张立存老人讲完这个故事，激动地说：“我还瞎编过一首诗，给你念叨念叨。”他竟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声吟咏道：“云笼兔耳山，古今有名传。唐王征东过，乾隆留诗篇。朝阳升碧海，紫气绕青山。兔耳山峰媚娥望，最美莫如咱家乡。”

老人质朴的诗歌与欢快爽朗的笑声，与抚宁一道，回应着苍天的眷顾，也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

苍天眷顾的地方

□刘克仁